

白撞雨 著



翁居讀書錄

一

李五村題



白撞雨 著

翁后讀書錄

一

李紅林題



石油工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翕居读书录/白撞雨著.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021-7105-6

I. 翕…
II. 白…
III. 古籍-图书目录-中国
IV. Z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56107号

翕居读书录 Xiju Dushu Lu

封面题签: 季羨林
封底扇拓: 张志鱼
题 辞: 史树青 贾平凹 阮次山
责任编辑: 金平阳 马 纪
责任校对: 黄京萍
封面设计: 飞亚景设计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 (010) 64523736 发行部: (010) 64523603 6452362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63
字数: 1720千字 印数: 1—1000

定 价: 660.00元 (全三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读书，因目的不同而收获各异

譬如，古人为谋求功名而读书，四书、五经、八股时文，头悬梁、锥刺骨。十年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者寥寥，这种读书应无乐趣可言。所以，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能千古流传，其恬淡、潇洒，优哉、游哉的读书与生活状态，成为读书人的一个梦。但是，庸常百姓谋生存为五斗米忙忙碌碌，能有余暇，有此雅好，实属不易。

我与翁居主人的相识，是因着彼此都喜欢古书的缘故。虽说相识时间不算太久，但一见如故，可谓“白发如新，倾盖如旧”。每每与翁居主人相谈，话题自然是老书旧册，以及书里书外的故事。往往在不经意之间，总能听到他一些异于陈说、有着自己独立视角的见解，关于书、作者、版本，以及许许多多彼此相关联的事情。在彼此交流探讨之余，常常折服于其读书之广博，腹笥之渊厚，也就自然而然地因了书，而缘深缘契。

翁居主人曾说，看着那一部部透着沧桑幽光的泛黄简册，总是由不得慨叹唏嘘，百多年、几百年了，它们躲过战乱兵燹，躲过虫啮鼠咬，躲过朝廷毁禁，得以侥幸存在于今世，这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一册一册的古本旧籍，都是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它们身上都有一段这样那样的故事。当你在一遍一遍摩挲读阅中悟到了书里的故事，这本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厚重、越来越迷人，就会让你一次又一次体味到书籍与其他藏品所不同的独特魅力，悠悠然而沉醉其中，不忍放弃，并渐渐地成为你的一种生存状态。我相信，如果只是为了聚书而藏，是得不出这样一种感悟的。

翁居主人认为，文化与文明的传承，离不开历朝历代有着人文良心的士人或布衣的思考和著述，更多依赖的是古人秉笔而书、倾心而作的文字。因此，翁居所藏虽无“百宋一廛，千元十驾”的珍本秘籍，但这些“有点说道”和“应该注意”的东西，丝毫不影响翁居藏品的特色和分量。翁居主人不是藏书家，他也从来不以聚书为业，他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在古本旧籍中

出出入入、钩沉爬梳，是因为他脑子里有许许多多的题目，因为他骨子里对沧桑旧事的那份迷好，他思考着一件又一件关于过去的老事情。在一次聊天时他曾说，外面世界的现代化来势凶猛，速成的电视、书籍、媒体和各种各样的“节目”，已经让人很难愿意回头看看过去；滚滚而来的尘嚣，不仅掩覆了蓝天的颜色，也淹没了传统的味道，而只有把自己放到属于过去的学问和陈年旧事里，才感觉踏实和舒缓。

《翁居读书录》所收600余篇文章，都是围绕翁居所藏而作。从收入的篇目，不难看出翁居主人所做的功课，书中审慎地对于版本传承、学术源流、作者背景进行钩核。因为是拿着实物，逐篇翻着、逐页看着、逐行读着来做学问，自然所得出的结论、说出的观点不会胡来，你在品思中会感到实在、可征、可靠。这远比靠引用二手文献、间接资料来得直接、可信。有时会用更宽视角，跳出书本，不经意间讲出一些有意思的索证，足可见其用力之勤，这决非肤浅点水、泛泛而览所能得来。这里面虽说没有什么参天大树，但琼花瑶草漫拾皆是，移步换景，灿然可观。

以版本求证而言，关于墨印不套朱本《六朝文絮》、明版《六臣注文选》、贯华堂本《第六才子书》、吴汝纶批校本《深州风土记》、绿荫巽《金批第一才子书》、泽古山房版《施注苏诗》、满汉文本《金瓶梅》、中国地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圣经》、杨元桢《巢经巢诗钞笺注》、龚道耕的《孝经郑氏注》、明末刻本《赵清献公集》等多篇，不仅本子值得一说，其创新的点滴思考和见解，值得学术研究界重视。诸如潘祖荫、鲍子年所藏并亲自手拓的珍异古泉谱、清末的《宫门钞》、1949年10月份的《参考消息》等许多有趣味的东西，看似寻常之物，但也不是轻易能够经手、经眼的，也自然有一点不同寻常的况味。

书是收不尽、读不完的，书里形形色色的故事也是绵延永续的。翁居所作此读书录，非为“稻粱谋”，也不为博得什么名望，只是朴素地记下一些读书的笔记和心得。这种没有负担、没有功利的文字，在茶余饭后，还是值得一读的，你也会在闲览翻读中沉静下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书时光”和“书生活”，生命有尽书无尽，书里印载的可以为人称道的正气和良知，伴随时间深处的孤灯和绵绵点点的香火，永远不会泯灭，无论何时何地，它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涌动。

窦水勇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弁言

清代版本学家孙从添在其《藏书纪要》中说：“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是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几十年来，奔走南北，于舟尘车迹之间，阅肆逛摊，钩沉爬梳，有遇到罕见秘籍的喜悦，也有两手空空、徒劳无获的无奈。那一部部透着沧桑幽光的泛黄简册，总是那样让人难以割舍，也是那样让人一次次回味。正如郑振铎所讲，“一书之得，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当今，民间收藏一片活跃和繁荣。瓷器、书画、家具纷纷登上拍场，但只有古籍善本的收藏，被冠上了“藏书家”的名头。因为这些或整或零的古本里面，承载着文化与传统、装满着学问与知识、蕴涵着故事与传说、充溢着神秘和灵异。藏书不仅仅是个人爱好和收藏行为，有时候，它会为理清文化脉络而延续香火。如果当初没有孔子后人冒着杀头重罪进行的“鲁壁藏书”，就没有后来汉代古文经学的兴起，中华文化也就缺失了重要的一页；如果没有范钦的宁波天一阁，多少明清古籍就会流失、消没。文化与文明的传承与延续，一代代藏书家功不可没。

真正的藏书家，看重的是宋元善本、毛抄黄跋和珍稀孤本，其他通行杂本难以入其法眼。大藏家的收藏专、精、博、厚，又多辟有专门藏书楼庋藏。这是我等更多的普通爱书人难以企及的。年长日久，只是凭借自己绵薄之力，出于对于书籍的那份迷爱，兴之所至，徘徊浸泡于书摊店肆之中，不断地延续着搜书觅籍的兴头，积攒下或专或杂的一堆堆各式书籍，或为灯下细读，或为研究佐证，或纯粹就是为了攒书这样一个爱好，让自己的整个身心在一擦擦旧籍新册里满足、陶醉着。

有时看着书架上或躺或立的一册册老书，总是由不得慨叹唏嘘，百多年、几百年了，它们躲过了战乱兵燹，躲过了虫啮鼠咬，躲过了朝廷毁禁，得以侥幸存在于今世，这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也算得上是一个个奇迹。人之百年，早已化为土尘而不复存在，是谓“书比人长寿”。这一册一册的古本旧籍，都是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它们身上都有一段这样或那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有长有短，或多或少，或凄婉壮烈，或沉稳睿智，有的像长篇小说，有的如精短小令，有的是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但不管以怎样的文体出现，都是那样让人手不释卷，

口齿留香。当你在一遍遍摩挲读阅中悟到了书里的故事，这本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厚重、越来越迷人，就会让你一次又一次体味到书籍与其他藏品所不同的独特魅力，悠悠然而沉醉其中，不忍放弃，并渐渐地成为你的一种生存状态。

大部分的爱书人在日积月累的攒书过程中，对于书的挚爱也越来越浓，涉猎的范围也可能越来越广，所收藏品也会越来越精。虽然这里面没有什么版本意义上的珍本、善本，但其中的淘书故事，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一旦谈起，自然敝帚自珍，津津乐道。明代散文家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这句话说得真正让一个个执著的爱书人受用。爱书之人有相同之处，由中意一本书，到最终拥至案头，其间的欢愉与沮丧、希望与失落也唯有真正的爱书人能够体会。藏书如做人，“以书作文，以文修心”，“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李白曾写诗说：“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足可见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会有多少让人心驰神往的感受。

清初名画家禹之鼎为藏书大家王士禛画过一幅《载书图》，刻在王渔洋的《池北书库记》一书的扉页。画面上一行衰柳，数车古籍，在斜阳古道上，缓缓而去，这里面的诗意是那样牵人心怀，本书的封面便使用了这幅图。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改变人。”你会在读书、藏书，藏书、读书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获得智慧、勇气和力量，体会到心灵富足和充实的感觉。

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在致刘哲民的一封信中写道：“书多为累。好书大是一癖。此癖非痛下工夫扫除不可。过去算是雅癖，其实亦是一大恶癖。”的确，多年来由着性子和兴致收书，以至“鬻书如命、不舍其中”，以至“百药难治书史之淫”。正如陆游的《示儿》诗里所讲：“人生百病已有时，独有书癖不可医。”

终于，在几年前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开始陆陆续续拿起笔，拿出一些自己的藏书，没有章法地写下关于这些书的文字。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之林里，翁居所藏的这些旧本只不过是微眇的一粟。拙笔所记，可以说是不主宗派，未守成法，完全是兴之所至，率而操觚，工拙不计。

“编长纂杂，诚不能无舛谬。”这里面记下的支离破碎的点点滴滴，免不了“有伤带病”，因为以下里巴人的心态和定位而为此事，自然没有多少做学问和高深的版本探究，因为我也没有更多的功力来驾驭如此深入、深奥的话题，敬希方家谅之。付梓之际，看着一篇篇目录，诚惶诚恐、忐忑不安的感觉时时袭来，但愿能够不再出入书肆，不再蠢蠢欲动地写东涂西，但愿这种状态不再到来。

看着旧书店价签前面加数、后面添零的一次次变换，看着善本拍场一路飙升的落槌高价，这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有书瘾的百姓，一次次怯下阵来，连拿起来随便翻翻的勇气也渐渐失去。加上有点年纪的老书越来越稀罕，积攒旧本这条路注定是越走越窄了，从中能够品味到的“思古之幽情”也一天比一天减少，更多感受到的是“购求书籍是最难事”的况味，直到有一天，那点古书情结也会渐渐淡化而隐去。停下手来吧，坐到清风吹拂、明月洒照的竹林里，数着天上一颗颗眨着眼睛的小星星，把古籍旧本里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放到梦里去，让它们伴着鼾声悄悄地睡去。

大易不言有无。承蒙一代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对晚后小辈的抬爱，2008年暑期，经杨锐女士安排，在北京301医院西院的病房里，96岁高龄的季羨林先生花去了近三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听读了全书六百余篇文章的目录、部分书稿和这篇《弁言》的前面部分。先生说：“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年轻人，他藏的这些古籍，不是为了待价而沽。写出了书里的内涵，听起来有深

度，这些都很有用。既藏又读，还要钻研，这是一条正道，很难得呀！”先生这些年婉拒了许多这样那样的签名、题词，在听读之后，拿起笔来，写下了两幅“翕居读书录”这一书名，并签名、钤印。我心里很清楚，先生赐题书名，是希望人们多读书、多藏书，多为传承国学尽力量。以先生崇高的威望，这是对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的激励和厚爱，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一个世纪老人所给予的温暖。对于季老，我始终怀着望孔门之墙、高山仰止的崇敬。先生的思想本身就是一部厚厚的百科全书，从一个个文字里，我们能够感受到前辈学人的人文情怀和大德大智隐于无形的品格，体味到文化所给予社会的润泽。2009年7月11日，在回老家的路上，接连收到范宁、刘晖和耿玉锋的短信：“季老不幸今晨去世”、“季老走了”、“又一位大师离去了，季老九十八岁”。听此噩耗，感到震惊而又悲痛，本来一直和出版社商量，要赶在8月6日季老寿辰时出来样书并约白泽生社长一起给老人送去，可惜就在此书问世之前，季老溘然长逝，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这天夜里，酷暑的京城云雾弥漫，下着瓢泼大雨。也许上苍也在为先生逝去而哭泣？我想起了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的一句话：“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04年7月21日，曾和荣宏君兄一起到史树青先生家里，给他送去了陈垣先生一部旧著和刊有先生照片的《世纪学人百年影像》，当时我刚刚开始此书的写作，先生为我欣然写下“书为缘来——为翕居主人题”。2007年11月7日，传来史老逝世的噩耗，在悲痛中追忆老人的教诲，只可惜未能实现先生提出的“一起去一趟白洋淀”的愿望。“凄风摧大树，苦雨泣青泥”（欧阳中石挽先生联语），史老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功底，将激励着后辈前行。

最后我要说的，是对窦水勇、李际宁、野溪、五味子、耿玉锋、国槐、ele、马征、胡同、赵明、白文俊等师友给予我大力支持的由衷感谢。知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先生多次为我的藏品指点门径，科举研究学者五味子先生还为我藏的一部手摹镜谱写下有功力的文字，鲁迅著版本收藏家野溪先生几次惠赐藏品予我。蒙书界资深学人窦水勇先生不弃，为此书写下序言，他的著作透出了琉璃厂的文蕴，他的书话文章惜墨如金，又是那样耐咀堪品。他们以学识加持我，他们用帮助感动我，让这本书里的一个个文字，刻印下我的感谢，我会用心善待这份因书而结下的缘分和友谊。

古人有言：“读书所以开心、明目、利于行耳。”翕居虽常以读书开心，但所读无多，故开心也是有限的。在港出差时，曾给梁家荣先生写过“君子以书贵，书卷使人清”。在这里，借用谢刚主先生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弁言：“我所以书此者，以志余得书之难而知书尤不易也。”

2008年立秋日初稿于翕居“金生玉露”窗下
2009年大暑前一日改定于翕居“雨泽书房”

例言

这本册子里所涉及的逾600种古本旧册和断简残编，均为翁居所藏。书中内容是翻读这些藏品时所作的一些杂记，这些文字体例不一，有的简单只论书，有的繁些兼及作者或其他一些相关的东西，也有一些涉及版本情况。往大点说，算是零零碎碎的读书杂记吧。要说明的是，这些东西不是书话，所涉及书册也难入藏家的法眼，所以就谈不上用经、史、子、集、丛等正统的分类方法。大致疏理归为梨枣丹黄味、思贤沐手泽、觅书寻门径、霓裳羽衣曲、金石蕴文思、教化引修为、致知在格物、政善而治顺、线装铅石印、老刊录烟云、厚古不薄今、长乐郑振铎、游记与日记及访书小记等十四部分。

目錄

【壹】梨枣丹黄味 1

◎名士名媛的哀惋：《影梅庵忆语》	3
◎“拜鸳楼校刻小品”之《海鸥小谱》	4
◎“沧海丛书”之《袁督师遗集》	6
◎“超妙自然，清新秀美”：《白沙子全集》	7
◎“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词》	8
◎“此编以藏石楼获免”：《梅花梦》	10
◎“此即古之所谓小说也”：《说铃续集》	11
◎“此刻物稀为贵”：墨印不套朱本《六朝文絮》	13
◎《叠雅》附录之《双名录》	15
◎“独于幼科庸医而恨之”：《幼科铁镜》	15
◎“凡事若能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林则徐著作三种	17
◎“够惨的书”：《蜀龟鉴》	18
◎“替传诙谐之气”：《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20



◎ “荟萃古人书，以己意名之”：《左氏百川学海》	21
◎ “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23
◎ “集同学诸公，举《灵枢》诠释之”：《灵枢经》	25
◎ “既博且精”：《十种古逸书》	26
◎ “京东第一人”史梦兰的《全史宫辞》	27
◎ “海峤蟠郁，代生伟人”：《二思堂丛书》	28
◎ “居敬穷理”：《三鱼堂文集》	30
◎ “乐家老铺”：《达仁堂药目》	31
◎ “梨枣不啻数十易”：《世说新语补》	33
◎ “笠翁秘书第一种”：《闲情偶记》	34
◎ “惟此心在天壤间”：《王船山先生年谱》	35
◎ “马三代”的《左传事纬》	37
◎ “买得青山号小仓”：《小仓山房文集》	38
◎ “梅妻鹤子”《林和靖诗集》	39
◎ “櫪宋槩而重刊”：《剡川姚氏本战国策》	41
◎ “可谓峭矣”：《聊斋词》	43
◎ “千古隐逸之宗”陶渊明的《靖节先生集》	45
◎ “千虑之失，未为一生之累”：《程一夔文乙集续编》	46
◎ “考求西文之由来”：《中西文字异同考》	48
◎ “情韵兼至”：《听香室遗稿》	49
◎ “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仲长子昌言》	50
◎ “润芝”的由来：《胡文忠公遗集》	52
◎ 《三字经》作者王应麟的《汉艺文志考证》	53
◎ “神与道融”：明万历《琴谱大全》	54
◎ “诗至唐而诸体皆备”：《古唐诗合解》	56
◎ “识见之高，实为罕见”：《推十书》	57
◎ “双鱼罍斋”第一种：《万卷读余》	59
◎ 《四明丛书》之《容膝轩诗文集》	60
◎ “所得罕见之书颇多”：《振绮堂丛书》	61
◎ “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唐诗三百首补注》	62
◎ “婉约可歌”的《柯家山馆词》	64

◎ “文极朴茂”的《尸子》	65
◎ “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庾子山集》	66
◎ “文章满家，鸾凤其仪”：《玉池老人自叙》	67
◎ “西冷八家”丁敬之《砚林诗集》	69
◎ “相对有良友，如何不抚琴”：《大梅山馆集》	70
◎ “香与酒犹之声色”：《香销酒醒词》	72
◎ “雅学”名作：《尔雅古义》	73
◎ “以琴传声”：《琴镜补》	74
◎ 《艺海珠尘》之《刻烛集》	75
◎ 万花谷中的芳兰：《樊榭山房续集》	76
◎ “有劲气”的《伏敌堂诗续录》	77
◎ “以得接言论风采为幸”：《意园文略》	78
◎ 毕树棠收藏的《霓裳续谱》	80
◎ “直至郑子尹出始有诗”：《巢经巢诗钞后集》	81
◎ “志廉以远”的《澹堪诗草》	83
◎ 《恕谷后集》·《颜李遗书》·《畿辅丛书》	84
◎ 《汉魏丛书》本《元经薛氏传》	86
◎ 半亩园刊本《悔余庵诗稿》	87
◎ 布店老板写就的：《金史详校》	88
◎ 成都书局摹殿本刊“前四史”	89
◎ 成亲王永瑆《诒晋斋后集》	90
◎ 崇文书局《天圣明道本国语》	91
◎ 出洋钦使薛福成的《庸庵全集》	92
◎ 道光《繁峙县志》	95
◎ 东路厅署雕《竹书纪年校正》	97
◎ “捣麝成尘，芳馨之性不改”：《麝尘莲寸集》	98
◎ “集唐人之句为香奁诗”：《香屑集》	99
◎ “但开风气不为师”：《定庵文集》《续集》	101
◎ 关于清代学校“敬事”的《黉宫敬事录》	102
◎ 光聪谐自刻本《有不为斋随笔》	103
◎ “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胡克家影宋本《文选》	105

◎明版《六臣注文选六十卷》考疏	107
◎嘉业堂刊《说文校议议》	111
◎开古药材图谱先河的《图注本草原始》	112
◎英德堂刊张云中校订本《本草纲目》	113
◎康熙内府精刻《钦定篆文六经四书》	114
◎康熙年原刻本《通志堂经解》	115
◎钟谦钧翻“通志堂”本《止斋先生春秋后传》	119
◎李大翀藏《古香斋鉴赏袖珍初学记》	121
◎“找一部校改后的印本反倒很难”：《宋词三百首》	122
◎绿荫巽金批第一才子书	123
◎毛装本《折霁山稿》	125
◎“花神偕月姊齐来”：《西泠闺咏》	126
◎明末精刻本《赵清献公集》	128
◎明万历福建铜活字本《太平御览》	129
◎乾隆“亲指授诸臣”翻译的《御制翻译四书》	130
◎乾隆年间精写刻本《铁厓乐府注》三种	132
◎树起“诗教”的旗帜：《养一斋诗话》	134
◎世德堂写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	135
◎收有“钢琴图”的《变徵定位考》	137
◎舒白香因《白香词谱笺》而为人所知	138
◎一昼夜写就的游戏之作：《支机石传奇》	139
◎万历刻本《铜人明堂之图》	141
◎娓娓道来的《洄溪医案》	142
◎“昔人谓兰曰香祖”：《香祖笔记》	143
◎咸丰年间的合婚文书	145
◎乡邦文脉的传承：《常州先哲遗书》	146
◎相人之术：《新刊校正增释合并麻衣先生人相编》	149
◎新刻全图《续小五义》	150
◎“音”亦可“观”：《碧声吟馆倡酬录》	151
◎以道德品行要：《三续疑年录》	152
◎抑制满族汉化政策终结的标志：《钦定熙朝雅颂集》	154

◎有清三代帝师祁寯藻刻《顾阎年谱二种》	156
◎玉勾草堂巾箱本《杜工部集》	157
◎元刻明南京国子监递修本《晋书》	158
◎汪之昌、汪孟舒收藏的《周易姚氏学》	159
◎泽古山房购存的《施注苏诗》	160
◎曾藏“詹宅”的《中论》	161
◎这才叫“谱大”：《滕县生氏族谱》	162
◎周谷城先祖的《汾湖草堂诗草》	165
◎周作人“尚未得见”的《今雨堂诗墨注》	166
◎“推阐骈文思潮，具有特识”：《四六丛话》	167
◎奏折的“写作指南”：《奏折谱》	169
◎“是亦有用之书矣”：《春明退朝录》	170
◎满汉文本《金瓶梅》经眼记	171
◎“使蒙稚之民咸知大义”：《童蒙必读书》	173
◎“砭骨之神针，苦口之良剂”：《呻吟语》	174

【贰】思贤沐手泽 176

◎“本朝词家，以弹指为最”：《弹指词》	178
◎“读有用书楼医书选刊第一种”：《温热类编》	179
◎提倡寒温统一论的《新伤寒证治庸言》	181
◎“扈斋”考释钟鼎彝器稿本	182
◎“青灯有味，白云自怡”	183
◎“说红老人”抄本《忏玉楼丛书提要》	184
◎“一代风骚实盟主”：《水远山长集》	186
◎“杨家小妹才气高”	187
◎“由其音韵，想其意义”：《楚辞音韵》	190
◎“疑未卒刊”的龚道耕《孝经郑氏注》稿本	192

◎徐仁甫的诗词手稿	195
◎《春秋配》等八出京剧唱词抄本	196
◎《敌后武工队》封面设计稿及叶浅予插图	198
◎《新凤霞说戏》手稿	200
◎吴祖光《牛女集》封面设计稿和手稿	201
◎巴金：代他编辑这一本集子为我的光荣	203
◎“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巢经巢诗钞笺注》稿本	205
◎崔敬伯诗词手稿	209
◎红格抄本《诸子詹詹录》	210
◎胡先骕签赠张次溪的《靖洲游草》	211
◎记载民国时成都掌故的《瓠厂联语》	212
◎桂系要人黄旭初信札	213
◎教育部对创办“鲁迅大学”的回信	216
◎靳之林为《台湾孩子阿松》所绘封面画彩稿	217
◎珂罗版画册里的“钝叟”手札	220
◎科士达著《李鸿章传》	221
◎刘文侯“作于无极公廨”的篆书《连昌宫词》	222
◎龙榆生送章士钊的《忍寒词》	224
◎辅仁社主讲郭家声的《忍冬书屋诗集》	225
◎民初名士陈大镗《出师颂》题跋	226
◎聂鲁达签名送郭沫若的《聂鲁达诗集》	228
◎钱锺书批校、吴可读签名本《西洋小说发达史略》	230
◎清内府手绘地图	232
◎散曲《郑王词》抄本	234
◎送黎锦熙指正的稿本：《东风字典》	235
◎岁寒堂藏《古诗笺》、《国朝书人辑略》	237
◎外交家吴筠的题跋	238
◎吴汝纶朱批题记本《深州风土记》	240
◎“万能教授”张圣奘藏《古文范》	242
◎一部《电影理论入门》稿本	243
◎一批《番汉合时掌中珠》研究稿本	244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	281
◎《国学用书类述》与国学书目	282
◎《瀛外访古劫余录敦煌卷子目次叙录》	284
◎《中法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	285
◎初名《学思录》的《东塾读书记》	287
◎多及云南之事的《景邃堂题跋》	288
◎《古今算学书录》	289
◎几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书目	290
◎几种故宫书目	292
◎几种普通书目	293
◎几种日本出版的古书书目	297
◎几种图书馆书目	298
◎记录“赏溥杰书画”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	300
◎记录八旗著作最为详尽的《八旗艺文编目》	302
◎记载三大名藏书楼收藏的《江刻书目三种》	303
◎金佳石好楼《译书经眼录》	305
◎《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	306
◎受蒋介石资助欧行的成果：《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	307
◎《太平天国印书》	309
◎考古学家沈仲常批校本：《邵亭知见传本书目》	311
◎北京琉璃厂的《来薰阁书目》	312
◎马念祖签名自印本《伪书举例》	313
◎钱塘丁丙家刻本《善本书室藏书志》	314
◎收录七个书局所刻书的《广西存书目录》	316
◎收录杨守敬部分藏书的《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	317
◎双流黄氏济忠堂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	319
◎松崎鹤雄写本《故宫博物院书目》	320
◎“今之言目录者，未有如君者也”：《丛书目录拾遗》	322
◎治学严谨的《读书丛录》	324
◎棠花馆主人藏《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	325
◎晚清官书局的佼佼者：《广东广雅书局书目》	327